

世界女性文学名著

云雀之歌

[美] 威拉·凯瑟 著 曹明伦 译



中国三峡出版社

世界女性文学名著

云雀之歌

[美] 威拉·凯瑟 著 曹明伦 译



中国三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雀之歌/(美)威拉·凯瑟著;曹明伦译.—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80223-470-3

I. 云… II. ①威… ②曹…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5625 号

丛书策划:冯志杰

责任编辑:李育红

中国三峡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西廊下胡同 51 号 100034)

联系电话:(010)66112758;66116828

<http://www.e-zgsx.com>

E-mail:sanxiafx@sina.com

北京通达诚信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9×1194 毫米 1/32 印张:12.5

字数:320 千

ISBN 978-7-80223-470-3 定价:28.00 元



威拉·凯瑟与《云雀之歌》

威拉·凯瑟 (Willa Cather, 1873—1947) 是美国著名女作家。她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一个牧场上, 9 岁时随父母迁居西部的内布拉斯加州韦伯斯特县。凯瑟少年时曾立志成为一名外科医生。从 15 岁到 19 岁的 4 年间, 她一直蓄短发, 着男装, 并把自己的名字写成 Willam (威廉)。中学毕业后她的兴趣转向文学, 在内布拉斯加大学就读期间, 先后学习了希腊语、拉丁语、古英语、法语、德语以及古典文学、历史、哲学、修辞和新闻等课程。大学毕业后, 她曾辗转于林肯市、匹兹堡和纽约, 先后在《林肯信使报》、《家庭》月刊、《导报》和《麦克卢尔》杂志当记者和编辑 (在匹兹堡期间, 她曾在中学教过拉丁语), 与此同时她发表了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和评论。1912 年, 她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亚历山大之桥》(Alexander's Bridge), 这部以伦敦为背景的小说并未获得她期盼的成功。其后她听从朋友莎拉·奥恩·朱厄特的劝导, 决定以自幼熟悉的西部边疆生活为题材, 创作出具有地方特色的作品。为此她辞去了编辑职务潜心写作, 在几年间便写出了奠定了她文学地位的 3 部长篇小说:《啊, 拓荒者!》(Oh, Pioneers! 1913)、《云雀之歌》(The Song of the Lark, 1915) 和《我的安东妮亚》(My Antonia, 1918)。

威拉·凯瑟从事过新闻和教育工作, 去过许多地方, 接触过各种各样的人。但是, 对于她来说, 边地风光和那些开垦荒地的



移民留给她的印象是永远也无法磨灭的。这是足以让她受用一生的创作的源泉。她把自己对欧洲文化的理解交织在描绘美洲荒原的作品中，她的小说展示了垦荒的移民们乐观豁达的性格和坚韧不屈的精神。

从《啊，拓荒者！》开始，威拉·凯瑟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创作方向，也就是说，她的歌与自己的嗓音越来越接近，越来越和谐。《啊，拓荒者！》第一次从正面写边疆题材。小说主人公亚历山德拉是移民的女儿，她以勇敢和毅力战胜了生活中的不幸和灾难。这本书，凯瑟写得得心应手，因为她汲取的是记忆和感情，这是属于她自己的小说。这部作品的题材并没有什么新颖别致的地方，因为从1823年开始，移民征服荒原的故事就已成为以美国开垦为背景的小说的共同主题。但是，从来没有哪一个美国作家以如此严肃的态度把生活在内布拉斯加的移民的故事作为创作题材，因为当时的内布拉斯加一直被当作荒蛮之地，那里发生的故事，是不会受到那些有着良好教养的作家的重视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拓荒者！》的主题是有着特殊意义的。随后的《云雀之歌》又承续了这样的主题，并将它进一步深化。

《云雀之歌》于1915年10月由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出版。小说一问世便得到评论界一致好评。著名评论家门肯（H·L·Mencken）当时就宣称：“现在凯瑟小姐已明确无误地步入了那一小批必须被认真评价的美国小说家之列。”同《啊，拓荒者！》一样，《云雀之歌》开篇时的故事背景仍是西部（只不过凯瑟把内布拉斯加改成了科罗拉多），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祖籍瑞典的美国女孩，一个具有天赋但却缺乏机会的女孩。不过她这次面对的不仅是无情的土地，成功的定义也不像《啊，拓荒



者!》中那么单纯。现在生存的问题中已渗入了文化问题,在对物质的追求中已融入了对精神的追求。正如凯瑟自己所言,《云雀之歌》写的是“一位年轻姑娘对某种美好事物的认识”过程。女主人公西娅从一个偏僻小镇的普通女孩成长为一名杰出艺术家的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一代美国移民在没有文化传统和艺术背景的环境中通过艰苦奋斗实现自我的过程。西娅的成长道路与在她之前的亚历山德拉和在她之后的安东尼娅(《我的安东妮亚》)有所不同,但她们都是美国第二代移民的佼佼者。她们都吸收并延续了欧洲的文化传统,但同时又都具有新大陆人的质朴清新。她们都演绎了一个成功的故事,都反映了美国人经历中最重要的一個阶段。

《云雀之歌》是威拉·凯瑟最长的一部小说,亦是她最具自传性的一部小说。凯瑟走的是一条忠于生活、忠于艺术的创作道路。她认为小说“必须从喧腾闪亮的现实之流中筛选出永恒的艺术材料”。她后期主张写“不带家具的小说”,反对叠床架屋的细节描写。根据这一主张,她认为《云雀之歌》本该只写西娅“向前奋斗”的过程,不该写她事业成功后的故事。但对21世纪的读者来说,女主人公的奋斗过程固然引人入胜,可她成功之后的境况却能发人深省。

凯瑟一生写了10余部长篇小说,其中大部分都成了经典读物。曾获普利策奖的《我们中的一个》(One of Ours, 1922)写一个农场青年对信仰的迷惘、探索 and 追求;《一个迷途的女人》(A Lost Lady, 1923)写一个实业家的妻子被投机商引诱而走向堕落;《教授之家》(The Professor's House, 1925)写一名历史教授鄙视其崇拜金钱的家人并向往古代人的淳朴生活;《大主教之



死》(Death Comes for the Archbishop, 1927) 歌颂了在印第安人中传教的天主教神父的献身精神;《莎菲拉与女奴》(Sapphira and the Slave Girl, 1940) 则描述了南北战争以前一名白人妇女帮助一个女黑奴逃往加拿大的高尚行为。

凯瑟并非一名激进的社会批评家,但她在作品中表达了对崇拜物质的现代社会之不满,表露了她对往昔淳朴生活的向往。她的作品结构匀称,节奏舒缓,文字优美,既有史诗般的庄重又有抒情诗般的悠扬。在各种现代文学流派风行一时之后,当今的美国评论界认为凯瑟是 20 世纪美国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斯坦福大学文学教授华莱士·斯特格纳(Wallace Stegner)说:“除了威拉·凯瑟,美国文坛上还没有第二位作家以如许深切的感情、抒情诗般的恋旧情怀和坚定的理解,写出美国人经历中最重要的一环。”著名批评家麦克斯威尔·盖斯马尔(Maxwell Geismar)则称凯瑟是“不断物质化的文明中一个精神美的捍卫者”。

曹明伦

2008 年 5 月于成都

目 录

威拉·凯瑟与《云雀之歌》	曹明伦 (i)
第一部 童年的朋友	(1)
第二部 云雀之歌	(128)
第三部 无聊的面孔	(199)
第四部 古老的民族	(233)
第五部 阿奇医生的冒险	(271)
第六部 西娅·克朗伯格	(302)
尾 声	(384)

第一部 童年的朋友

1

霍华德·阿奇医生刚同那位犹太裁缝和两名碰巧要在月石镇过夜的旅行推销员打完一局台球后回到诊所。他的诊所在公爵大楼内，位于药店的楼上。医生的仆人拉里已点亮候诊室里的吊灯和书房桌上那盏双芯台灯。无烟煤炉的白云母片炉身已经发红，书房里的空气很热，所以医生一进去便推开了连通他那间小手术室的门，手术室里没有火炉。候诊室铺着地毯，布置得较拘谨，有点儿像乡下人家的客厅。书房里是已经磨损且没有漆过的地板，但看上去却使人感到冬日的舒适温馨。医生那张平面书桌很大，而且做工十分考究；玻璃镇纸下的文件资料一叠一叠堆得整整齐齐。火炉的后面，一个有双扇玻璃门的宽大的书架从地板一直耸到天花板。书架上塞满了厚薄不等、色泽各异的医学书籍。最上一格顺溜摆着三四十卷暗云纹硬面精装书，全都饰有仿皮书脊。

如同今天新英格兰乡村的医生大都很老迈，二十五年前科罗拉多州小镇上的大夫一般都很年轻。阿奇医生当时不过才三十岁。他身材很高，有一副宽厚并挺得笔直的胸背和一颗硕大且形状好看的头颅。他是个气度不凡的男人，至少在世界的那个部分堪称卓越。他那头红棕色头发从一侧整齐地分开并遮掩着他高高的前额，这种方式显露出他几分个性。他的鼻梁又粗又直，他的



眼睛充满智慧。他嘴唇上方蓄有一溜儿弯弯的、微红的胡子，下巴上则留有一络修剪整齐的胡须，这使他看上去有点像画中的拿破仑三世。他那双手很大并保养得很好，但手形粗糙，而且手背上布满了卷曲的淡红色汗毛。他穿着一身蓝色的毛料宽纹哔叽套装；那些旅行推销员曾一眼就看出这身衣服出自丹佛^①一位裁缝之手。他平时也总是穿得衣冠楚楚。

阿奇医生把台灯扭亮了一点，在书桌前的那张转椅上坐下。他坐得并不安稳，手指不断有节奏地敲击着膝盖，两眼则在环顾四壁，仿佛他正心烦意乱。他看了看表，随后又心不在焉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小串钥匙，挑出其中的一把并盯着它看。一丝几乎察觉不出的冷笑浮现在他的嘴角，但他的眼睛仍保持着沉思的神情。在通往过道的那扇门后，在他乘车穿的那件野牛皮大衣下面，有一个上着锁的食品橱。医生无意识地将橱打开，同时把脚下的一堆粘满泥的套鞋踢到一边。橱内隔板上有威士忌酒杯和酒瓶，有柠檬汁、糖和苦味酒。听见一阵脚步声从房门外空荡荡的过道上传来，医生又关好食品橱，啪地一下锁上了那把销栓锁。候诊室的门被推开，一个男人进了屋并接着进了诊察室。

“晚上好，克朗伯格先生，”医生随随便便地招呼道。“请坐。”

来者是一位身子骨单薄的高个子男人，有一脸稀疏且已开始花白的棕色络腮胡。他穿着一件礼服大衣，戴一顶宽边黑色礼帽，系一条白色的上等细麻领带，并戴着一副钢丝边眼镜。当他撩起大衣下摆坐下时，他露出的全然是一副矫揉造作且自命不凡的神气。

“晚上好，大夫。可以随我上我家去一趟吗？我想今晚克朗伯格太太会需要您。”此话说得极其庄重，同时又非常奇怪地透出一点儿尴尬。

“得马上去吗？”医生走进他的手术室时回头问。

克朗伯格先生捂着嘴咳嗽了两声，并且皱起了两道眉头。他

① 科罗拉多州之首府

那张脸随时都有可能绽出一种激动的微笑。仅仅是凭着他习以为常的牧师风度他才忍住了没有绽开笑脸。“这个，我想最好是马上去。您在那儿克朗伯格太太会轻松些。她已经痛了好一阵了。”

医生从手术室出来，把一个黑包扔到桌上，在一本处方笺上为他那名仆人写下了一些吩咐，然后穿上了大衣。“一切就绪，”他一边说一边熄了灯。克朗伯格先生站起身来，他俩一道穿过空荡荡的过道，下了那段通往街面的楼梯。楼下那家药店一团漆黑，隔壁的酒馆也正在关门。主街上别的灯光都已熄灭。

在街道两旁木板人行道的外侧，积雪已被铲起来砌成了临时护墙。月石镇看上去又小又阴沉，黑魑魑、冷清清地匍匐在雪中。头顶上的星星璀璨耀眼，使人不可能不去注意它们。空气清朗澄净，连小镇东边那些白色的沙岗也依稀可见。当医生随克朗伯格牧师顺着狭窄的人行道经过一幢幢黑乎乎的房子，走过一户户熟睡的人家之时，他抬眼望着繁星闪烁的夜空，嘴里轻轻地吹着口哨。看来世人的确是愚不可及；在这样一个夜晚，似乎应该有某种更好的事情去做，而不是睡上九个小时，譬如去帮克朗伯格太太履行她无须帮助也能极好地履行的天职。他真希望自己去去了丹佛，希望此时正在那儿听费伊·坦普尔顿^①唱《跷跷板》。随后他又想到，他对这家人毕竟怀有一种个人兴趣。他们拐上了另一条街，看见了前面还亮着灯光的窗户；那是一幢低矮的带阁楼的房子，房子右侧增盖了两个房间，后面则附加了一个厨房，房子的每个地方都有点歪斜，无论是屋顶、窗户还是房门。当他们走近大门时，彼得·克朗伯格脚步变得轻快了一些。他那种牧师式的神经质咳嗽令医生感到厌烦。“简直就像他正准备开始布道，”他心中暗想。他脱掉一只手套，把手伸进背心口袋。“来粒止咳片，克朗伯格，”他说着将一些药片掏出。“寄给我试用的，对润喉止咳非常见效。”

“啊，谢谢，谢谢。我走得有点儿匆忙，忘了穿上套鞋。我

^① 费伊·坦普尔顿 (Fay Templeton, 1865 - 1939)，美国女演员，以在喜歌剧和音乐喜剧中的表演而著名。

们到了，大夫。”克朗伯格开了他家的前门——好像很高兴又回到了家。

前厅又暗又冷，帽架上挂着数目惊人的各式童帽和小披风。它们甚至被堆在帽架下的那张桌子上。桌子下面则是一大堆胶鞋和套鞋。当医生挂他的大衣和帽子时，彼得·克朗伯格推开了起居室的门。明亮的灯光呈现在他们眼前，迎面扑来一阵散发着法兰绒气味的污浊的热气。

凌晨三点，阿奇医生正在客厅里戴上他的活动袖口并穿上大衣——那幢房子里没有留宿客人的备用房间。彼得·克朗伯格的第七个孩子是个男婴，此时那新生儿正由他姑妈在悉心哄慰，克朗伯格太太已经睡着，医生则正在准备回家。不过他临行前想对克朗伯格说点什么，而没穿外衣且激动不安的牧师正在厨房往炉子里添煤。医生穿过饭厅时突然停下脚步，侧耳细听。他听见一阵急促而痛苦的喘息声从右边增盖的一间厢房中传出。他走到厨房门口。

“那儿有个孩子病啦？”他一边问一边冲侧房那边点了点头。

克朗伯格挂好开炉钩，拍了拍手上的煤灰。“那肯定是西娅。我本打算请您来替她看看。她得了感冒，喘得厉害。可我这一激动——克朗伯格太太表现不错，是吧，大夫？我想您的病人中没几个有那样的体质。”

“喔，是的。她是个好母亲。”医生说着端起厨房桌上的灯，不拘礼仪地进了那间厢房。两个胖乎乎的小男孩睡在一张双人床上，被子盖住了他们的鼻孔，他们的脚都蜷缩着。旁边的一张单人床上躺着一位十一岁的小女孩，她大睁眼醒着，两条黄色的发辫竖在她身后的枕头上。她的脸通红，眼里闪着炽热的目光。

医生关上身后的房门。“觉得很难受吗，西娅？”他一边问一边取出了体温计。“干吗不叫人来呢？”

她深情地望着他，气喘吁吁地说：“我想你会在这儿的。又添了一个婴儿，是吗？什么样子的？”

“什么样子的？”医生重复了一遍。

“是弟弟还是妹妹？”

他微笑着在床边上坐下，拉起她一只手说：“是个弟弟。把嘴张开。”

“真好。弟弟更好，”当他把那根玻璃管插到她舌根下时她咕哝着说。

“现在别说话，我要数数你的脉搏。”阿奇医生握住她的手并掏出了表。待她把她的手放回被子下面之后，他走到一扇窗户跟前——两扇窗户都紧闭着——把窗扇往上提开了一条缝，然后他伸手摸了摸那面没贴墙纸的冰冷的墙。“待在被子里别动，我一会儿就回来，”他说着俯下身凑近灯光看了看体温计。关门之前他从门口朝她眨了眨眼睛。

彼得·克朗伯格坐在他妻子的房间里，怀里抱着他那个用襁褓裹住的儿子。他那副高兴而傲慢的神态，他的络腮胡和眼镜，甚至他的衬衫袖子都使医生感到生气。医生招手把他唤进起居室，严肃地对他说：

“你那个孩子病得很重。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来叫我？她得的是肺炎，而且肯定已病了好些天了。请把这小家伙放在什么地方，来帮我把客厅里那张躺椅铺好。她必须待在一间暖和的屋里，而且她必须得到安静。你千万不能让别的孩子进客厅。嘿，我看这玩意儿可以打开，”说着他放下了躺椅的靠背。“我们可以连同她的床垫把她一块儿抬过来。我不想让她遭受任何不必要的折腾。”

克朗伯格顿时担心起来。两个男人把那张床垫连同生病的孩子一起抬进了客厅。“克朗伯格，我得回一趟诊所去取些药来。这会儿药店不会开门。注意替她盖好被子。我不会去得太久。插插炉子并加点儿煤，别加得太多；我是说那样会快点儿燃旺。替我找一张旧被单出来放在炉边暖着。”

医生抓起他的大衣，冲出门到了黑魆魆的街上。街头尚无动静，寒冷更加凛厉。他又累又饿，直想发火。“真想得出！”他一路嘟囔道，“他那把年纪还当这样的傻瓜，第七个孩子！可对那个小女孩却一点儿不负责任。愚蠢的老山羊！不管怎样那婴孩总会来到这个世界，他们总会来的。但像她那么漂亮的一个小女

孩——她抵得上那屋里的全部孩子。她究竟是在哪儿染上的那种病——”他转身进了公爵大楼，跑上楼梯直奔他的诊所。

与此同时，西娅·克朗伯格正在纳闷她为何突然躺在了客厅，在那儿过夜的从来都只有客人——通常是些来做客的牧师。她恍惚了一阵，因为当时她什么也看不见，随之她又是一阵激动，因为这时她感觉到某种异常而愉快的事情就要发生，并借着无烟煤炉的白云母片炉身发出的红光看清了周围的一切——火炉炉身上的镀镍装饰、她认为非常漂亮的墙上的画、布鲁塞尔地毯上的那些花，以及摊开在立式钢琴上的车尔尼的《日常练习曲》。她暂时把那个刚出生的婴儿完全忘在了脑后。

当她听见前门打开时，她想到那件即将发生的愉快的事就是阿奇医生本人。医生进屋在炉旁暖了暖手。待他转过身时，她乏力地向他扑过去，半个身子都悬在了床外。若不是他及时扶住她，她肯定就跌在地板上了。他让她服了一些药，然后便去厨房取他所需要的东西。她打了个盹儿，没有感觉到他又回到房间。等她再次睁开眼时，他正跪在炉边用大匙子往一块白布上摊一种又黑又黏的东西；也许是面糊。不久她就感觉到他脱下她的睡衣，并把那种热乎乎的面糊敷在她胸部周围。似乎他用一些布带把她的胸背部缠了起来。接着他取出针线开始把布带缝拢。她觉得那非常奇怪，不管怎么说，她肯定是在做梦，于是她屈服于她的睡意。

自从医生返回后，西娅的每一次呼吸都在呻吟，不过她自己并不知道。她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受痛苦。当她的神智完全清醒时，她觉得自己好像脱离了肉体，被放在了钢琴顶上或是吊灯上，正在看着医生把她缝在布带中。那就像在做梦，使人感到困惑，不能令人满意。她真希望自己能够醒来，看看到底在发生什么事。

医生暗自庆幸他劝彼得·克朗伯格离开了客厅。单独在这孩子身边他可以更好地待她。他没有自己的孩子。他的婚姻非常不幸。当他扶起西娅并脱掉她的睡衣之时，他暗自想到一个小女孩的身子真是件美丽的东西——就像一朵花。她那么匀称，那么精

美，那么柔嫩，并那么洁白。西娅的金发雪肤肯定是由她母亲遗传。她是个纯粹的瑞典小姑娘。阿奇医生禁不住想到，假若她是他的女儿，他会如何珍爱这样一个楚楚可怜的尤物。她的手那么小，那么热，而且那么灵巧——他看了一眼钢琴上那本翻开的练习曲。缝好那些涂有亚麻仁的布带之后，他擦净了从布带边溢到她皮肤上的药膏，然后替她穿上他早已放在火炉边烘暖的干净睡衣，并给她把毯子盖好掖紧。当他把一络耷拉下来遮住她眉梢的头发往后拢时，他若有所思地用指尖摸了摸她的头。的确，他不能说她的头与其他任何孩子的头有什么区别，不过他认为她身上有某种与其他孩子截然不同的东西。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红扑扑的圆脸、她长有雀斑的鼻子、她显示出倔强的小嘴，以及她清秀柔嫩的下巴——这是她那张斯堪的纳维亚式坚毅的小脸上柔和的一笔，仿佛某位仙女般的教母曾抚摸过她的下巴，并在那儿留下了一个神秘的许诺。她的眉头通常总是挑战似地皱在一起，但和阿奇医生在一起时她从没有那种神态。在构成阿奇医生在月石镇的生活之大多数事物当中，他对他的感情最令他感到愉快。

窗外天开始发白。他听见阁楼上和屋后楼梯上响起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接着有人在喊：“把衬衫给我！”“我的另一只袜子在哪儿？”

“我得待到他们去上学之后才能走，”他心中暗想，“不然他们会到这儿来折磨她，他们那一伙。”

2

在以后的四天中，阿奇医生觉得不管他怎样尽力，他那位病人都有可能从他手中溜走。但她并没有溜走。与此相反，四天之后她开始迅速地痊愈。正如她父亲所说，她肯定继承了他从来就赞不绝口的她母亲的体质。

那个婴儿出生一星期后的一天下午，医生发现西娅舒舒服服并高高兴兴地躺在客厅里的那张床上。阳光倾泻进屋子照耀着她的上身，那个婴孩睡在她旁边一张大摇椅中的一张垫子上。每当



婴孩有动静，她便伸手把他摇晃一阵。她只看得见他那红通通、胖乎乎的上半张脸和他那大得没商量的光秃秃的头顶。通往她母亲房间的门敞开着，克朗伯格太太正坐在床上织补袜子。她是个矮小但结实的女人，有一截短短的脖子 and 一颗坚毅的头颅。她皮肤很白，平静的脸上没有皱纹，当她坐在床上时，她那梳成辫子垂在身后的金黄色头发看上去仍像是少女的秀发。她是阿奇医生所尊敬的一个女性：富有活力，讲究实效，镇定从容，性情温和但柔中有刚。她恰恰就是那种能照料一个迂腐牧师的女人。而且她还给丈夫带来了一笔财产——她父亲在内布拉斯加拥有的大片土地的四分之一——不过她把那份地产留在了自己的名下。她非常敬重她丈夫的学识和口才。她坐在教堂听他布道时总是非常谦恭，并且总是被他笔挺的衬衫和雪白的领带所吸引，仿佛它们在整洁无瑕地出现在布道坛上的前一天夜里不曾在灯下被她亲手熨烫过似的。但尽管如此，她却一点儿不相信他料理世俗事务的能力。她指望他做早祷和饭前的谢恩祷告，指望他为孩子们命名并尽可能地让他们感到父爱，指望他记住家人的生日和各种周年纪念日，并指望他加强孩子们的道德观念和爱国思想。她的任务则是让孩子们保持身体健康、衣着整洁和品行端正，而这项任务她一直完成得非常出色，以致她的邻居们都惊叹不已。正如她常说以及她丈夫常赞许的那样，她“从来就一个也没拉下。”彼得·克朗伯格虽然迂腐，但却很欣赏他妻子那种行之有效、按部就班的方式——她总是定期让她的孩子来到这个世上并让他们生活于其中。他认为，而且他有理由认为，独立的科罗拉多州^①得大大感谢克朗伯格太太和像她那样的女人。

克朗伯格太太相信每个家庭人口的多少均是天意。较时髦的一些观点从不会令她吃惊，因为在她的心目中，那不过是一些可笑的傻话——毫无意义的饶舌磨牙，就像那些建造巴比伦塔^②的

① 科罗拉多原属堪萨斯准州，1861年方独立于堪萨斯而获得准州地位，1875年正式建州。

② 即《旧约·创世记》第11章中所述之通天塔，又称巴别塔。



人之夸夸其谈，或是像她儿子阿克塞尔想在鸡圈里养鸵鸟的打算。恐怕很难说清克朗伯格太太形成这些看法有何根据，但她的看法一旦形成就不容更改。她不会对自己的信念提出疑问，就像她不会对神的启示提出质疑一样。她虽然沉着冷静，不易激动，天性仁慈，但同时又容易抱有强烈的偏见，而且她从不姑息养奸。

当医生来看西娅时，克朗伯格太太正在想已拖延了一星期没洗衣物，并且正在决定对此她该怎么办。一个婴儿的降生意味着她得全盘修订家务日程，而当她飞针走线之际，她一直在重新安排睡觉时间和打扫清洁的日期。医生没有敲门就进了屋子，只是在前厅弄出了一阵足以让他的病人做好准备的声音。西娅正在读书，那本书在阳光下摊在她面前。

“你千万不能这样读书；这会弄坏你的眼睛。”他说话时西娅正飞快地合上书并把它塞进被窝。

克朗伯格太太从床上大声喊道：“抱小家伙到这儿来，大夫，你好坐那把椅子。她刚才要他在那儿做伴。”

医生在抱起那婴孩前，把一个黄色纸袋放到西娅被子上并冲她眨了眨眼睛。他俩之间有一套眨眼睛和装怪相的密码。当医生进里屋同她母亲谈话之时，西娅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那个纸袋，尽量没有弄出声响。她从袋里取出了一大串白葡萄，上面还粘着少许包装箱里的锯末。这种葡萄在月石镇被叫做马拉加葡萄，镇上最大的那家杂货店每年冬天总有一两次要进上一小桶货。它们主要被用来做圣诞节期间的桌面摆设。以前西娅一次最多只得到过一粒。当医生返回客厅时，她正把那串几乎透明的果实举到阳光之中，并用指尖轻轻地触摸着它们嫩绿色的表面。她没有向他道谢，只是以一种他能明白的特殊方式飞快地朝他眨了眨眼睛，而且当他伸出手来时，她迅疾而羞怯地把那只手拉到了她腮下，仿佛她是想不让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也不想让他知道。

阿奇医生在摇椅上坐了下来。“今天西娅感觉如何？”

他和他的病人一样腼腆，尤其在有第三者能听到他说话的时候。虽说在镇上人眼中阿奇医生既高大英俊又神气十足，但他自